

北京市老台胞的人生故事

番薯仔 两岸留痕

京华老台胞口述历史实录

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编著

老台胞中有些人追随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战争、从事革命工作奋斗毕生；有些人刻苦钻研、不懈努力，在科研、教育、医药及文化艺术等领域成就斐然；有些人积极推动两岸交流、促进祖国统一运用自身优势，发挥着重要作用。

台海出版社



番薯仔两岸留痕

京华老台胞口述历史实录

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 编著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番薯仔两岸留痕：京华老台胞口述历史实录 / 北京市
台湾同胞联谊会编著. — 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3

ISBN 978-7-5168-0893-1

I. ①番… II. ①北…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0763号

番薯仔两岸留痕：京华老台胞口述历史实录

作 者：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 编著

责任编辑：戴 晨

装帧设计：天下书装

版式设计：唐 艳

责任印制：蔡 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 邮政编码：100021

电 话：010—64041652（发行，邮购）

传 真：010—84045799（总编室）

网 址：<http://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thcbs@126.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405千字

印 张：24

版 次：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8-0893-1

定 价：6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委会名单

顾 问

卢咸池 郑世凯

主 任

王兰栋

编 辑

郑 大 阎 崑 张晓军
许俊章 朱小龙 周多多
孙萌萌 朱 婷 徐 波

序言

PREFACE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晚年常常坐在窗边，对着一张千方百计找到的祖父母照片擦拭很多遍，默默对着照片暗自饮泪，脑海里闪现着这样一句诗。

今天，当我拿着手中这本《番薯仔两岸留痕》，脑海中不禁又浮现出父亲坐在窗边呢喃的那幅画面。

曾经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出生于台湾或籍贯台湾，因为历史的因缘际会，最终定居于大陆几十年。时光移易，岁月沉浮，如今他们多已进入暮年，当回首往事，说不尽的甜酸苦辣，道不尽的悲欢离合。

我的父亲也是这其中之一。我的故乡在台南。

小的时候，父亲也总会不厌其烦地在我面前回忆过去的一点一滴。一会儿为自己出生在台南那个小渔村而自豪，一会儿又为自己被送养别处而难过。他曾经很乖顺，但也因此而叛逆。而那时对我来说，故乡是多么遥远又多么难以触摸，历史原因的隔绝甚至让我无法提及自己的故乡是台湾，只能根据父亲的些许回忆来想象。

今日，翻开这本《番薯仔两岸留痕》，再从老台胞的故事中，阅读台湾的点滴回忆，似乎又能闻到故乡那陌生却又亲切的气息，或许有残酷、有苦涩，却也有着深浓的不舍和感念。

除了对故乡的惦念、对两岸离合变迁的感慨，书里亦有对大陆生活的回想。

祖国大陆是定居大陆老台胞主要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他们不仅在这里度过了那些青春岁月，也为这片土地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

如烟的往事让他们刻骨铭心，殖民地台湾的生活不堪回首，到大陆后，他们从日据时代的阴影中摆脱出来，不再受奴役、受欺凌，只为得到人格尊重和平等对待。物质条件曾经贫乏，而他们更加明白一个强盛之国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

1949年后，生活在大陆的和由国外回到祖国的台胞一时间再也无法回到台湾，但他们怀念故园的浓浓乡愁和建设强大国家的拳拳之心，都汇聚成人们对老台胞最为明显的记忆。

看到手中的这本书，我就不由感慨，在京老台胞的生活经历是一笔多么丰富的历史文化财富。他们中间每一段关于台湾、关于大陆、关于生活的个人经历，都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印记与两岸的情缘往事。

我们作为从事对台事务的工作者，记录下这些声音、图像和文字，已成为我们记录时代脉络和历史细节，传承台胞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和历史责任。这项工作的意义不仅仅是对于珍贵文史资料的收集，更是一种对历史的尊重和对生活的敬意。

而作为在京台胞的第二代来说，这本书、这本实录对于我，又有着更为特别的意义。在书中，我似乎可以清晰触摸到故乡每一寸土地、每一段鲜活的历史；重新认识每一个我曾经以为熟悉却又不曾更深入了解的乡亲前辈；深深沉醉于每一份两岸离愁故乡亲情的惆怅与过往……

提笔作序不是我擅长的，触摸历史我却欣然为乐。

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



乙未年秋写于北京

目录

CONTENTS

李河民：指导思想成就了我一辈子的事业 / 1

李河民：望海 70 年 / 14

林 栋：太行山里走出的台湾人 / 18

林 栋：我的抗战 / 30

黄 幸：从时代漩涡边缘一路走来 / 35

黄 幸：峥嵘岁月总关情 / 48

陈 弘：从公费生起步的翻译人生 / 52

陈 弘：人生与国家合唱 / 67

李玲虹：沿着父亲的足迹 / 71

父亲、丈夫、儿子与我

——著名台籍播音员李玲虹的风雨人生 / 83

何 标：抗日烽火引领我走上征程 / 87

浮沉聚散亦何殇

——专访台籍作家何标 / 99

黄正襄：五味杂陈话人生 / 103

丹青写我心

——黄正襄的学缘、画缘、两岸情缘 / 113

陈峰龙：无悔的人生 / 117

我骄傲，参加过改造日本战犯

——台胞陈峰龙的人生历程 / 128

陈炳基：从艋岬出发的无悔人生路 / 131

郑 坚：一门四代“祖国派” / 144

郑家小事——四代“祖国派”的海峡故事 / 153

谢白倩：闯荡关东的台湾人 / 157

过满洲——谢介石之子谢白倩讲述台湾人在伪“满洲国”的历史 / 167

张澄生：解放战争战火洗礼的无愧人生 / 171

张澄生：我的“原乡” / 183

林明美：一个甲子的祖国情怀 / 187

有心神州报锦绣

——台籍归侨林明美的人生点滴 / 198

洪月华：用音乐谱写人生的华彩乐章 / 202

愿逐月华流照君

——台胞洪月华的脉脉乡情 / 214

田富达：共和国诞生的见证人 / 218

“台湾阿甘”田富达

——开国大典上的台湾少数民族代表 / 230

刘 艺：子承父业，翰墨情深 / 234

王悦之、刘艺：书画世家的脉脉之思 / 242

王碧云：音乐世家音乐人 / 245

“献给我最亲爱的祖国同胞”

——王碧云口述中华口琴会历史 / 257

徐兆麟：为了走那条人人都富裕的路 / 261

小伙伴的那些年 / 273

郭平坦：长期工作在一线的台湾人 / 277

未敢忘忧国

——郭平坦的 80 载怀思 / 289

张 洽：从身份转换中活出人生的精彩 / 292

世事不染心

——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张洽的 80 年人生路 / 303

李敏宽：奋斗一生留下名声和友谊 / 307

魏丽惠：成功是因为我站在了高平台上 / 319

杏林世家报国情

——专访台籍妇科专家魏丽惠 / 332

谢秋涵：父母亲教我做人做事 / 336

留给未来一个自由世界

——谢南光之女谢秋涵忆“二谢”半生友谊 / 346

附 录：

卢咸池：我与台湾的不解之缘 / 349

李明滨：曾祖父的箱子 / 354

林 力：归梦如春水，悠悠绕故乡 / 358

梁月心：台湾省旅平同乡会，老故事亟待“抢救” / 363

江文也：高贵的单纯和无名的伟大 / 366

写在后面 / 370

李河民： 指导思想成就了我一辈子的事业

◎ 李河民口述

采访时间

第一次：2014年4月2日（星期三）上午

第二次：2014年4月9日（星期三）上午

采访地点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李河民老师办公室

同行者

赵笑虹，北京市台联宣传处干部

许俊章，北京市台联宣传处干部

孙萌萌，《人民政协报》报社记者

吕海雨，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摄像

阎 崑，全国台联会史征集办公室干部

编采絮语

采访李河民老师的时候我还没有介入这项工作，是北京市台联宣传处的两位处长带着记者和摄像去的，而且是两次。我从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找来录音整理的时候才发现，第一次李老师说没有说完，所以才有了第二次。而且从整个录音效果来看，李老师说思维清楚，叙述很有条理。

由于不是本人采访的，整理录音更增加了难度，但这些都好克服，无非是多重复听两遍而已。真正让我困扰的，是等我根据录音整理好文稿后，李河民老师因年事已高，出现了认知障碍，已经无法对其内容做出判断了。

他的儿子李堤也很无奈，特意给我写来了一封信，他说：“因为我个人对

我父亲的历史了解不多，许多细节也是第一次听到，所以我只能说文中所述的历史脉络是正确的，其细节只能以我父亲的口述为准。”

李老师这件事再一次印证了开展老台胞口述历史采访整理工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不多说了，你懂的。

我们年纪大的人，经历多一些，故事也就多一点。如今在大陆的很多老台胞都有故事，跟他们相比，我可能也算不上什么。我的经历其实也谈不上传奇，只是觉得很有意义。

还是从我的名字说起吧。我现在的名字是到解放区以后改的，因为怕影响家里人。我在台湾的名字叫蔡川燕，听着像是女孩子的名字。我问过父亲为什么给我取名叫川燕，他说四川的燕窝比较贵。到解放区之后，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要不要改名字，我就随便改了一个，当时想的是姓李的人多，不好猜；另外叫“河民”，取的就是“黄河的老百姓”，这名字一直用到现在。我实际也不姓蔡，而是姓蓝。为什么呢？因为我父亲姓蓝，他家里很穷，要过饭，后来入赘到我母亲蔡家，按照习俗，第二个孩子必须要随母亲的姓，所以我姓了蔡，



▲李河民在工作中

不然应该是姓蓝。我家其他兄弟姐妹他们都随我父亲的姓。所以我哥哥叫蓝明谷，这个名字也是他来大陆时改的，原名叫蓝益远。

我家在高雄冈山，因为家穷，我父亲不愿意让我们上中学，只上了一般的学校，学完能找到工作就行了。当时我很有意见，还哭了。我当时在屏东上农业学校。我哥哥在台南师范学校，他的成绩也是很好的。当时他也不愿意读师范，后来就更不愿意了，因为日本人教学生要当好日本的公民，他不干。我哥哥对政治很敏感，这种敏感是从何而来，我不了解。他比我大3岁。他是怎么接触到地下党的，也没跟我讲过。可能学校里有一些进步的人，经常在一块吧。

卢沟桥事变以后，我哥哥就写信问我，中日究竟为什么要打仗呢？我当时才15岁，刚进农业学校。我说报纸上不是登了嘛，是中国军队先开枪的。他说你太糊涂了，想要打仗他可以作假。他嘱咐我好好学习，要学习中国的历史，而且在信里会经常出一些中国历史的题目让我回答，这给我很大的启发。

我虽然是学农的，但是一直准备往上考，听课的同时，一直在复习英文和数学，我还是比较喜欢数学的。农校毕业，我哥哥劝我去考，结果一考就考上了东京医专，那所学校还是比较难考的。当时为什么要学医呢？简单的想法就是学医毕业了以后可以不给日本人做事。另外还想不能老是当亡国奴，有机会就回祖国去。

在东京医专时我们班里有好几个台湾人，经常讨论一些人和事，议论比较多的就是郭沫若和鲁迅，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学医的，但后来又都没有当医生。郭沫若参加了革命，鲁迅用笔批评帝国主义，批评封建统治。我当时很崇拜鲁迅，鲁迅最早是学医的，他看到老百姓因为愚昧被杀，就想怎么能让老百姓觉悟起来，后来改行了。当时在台湾，一般农民骂医生很普遍，因为台湾医生赚钱很多，有的还挺黑心；但是又羡慕当医生比较富有，名气也比较好。我觉得医生的职业比较自由，但是又不愿意赚老百姓的钱，被人骂。我也看到了日本人杀老百姓，可是还是学医了，只不过选择了医学研究，中国在这方面确实落后，所以后来我就想到了搞传染病研究，这个可能对老百姓有利。后来我搞疫苗研究就是从这里来的。当时只是初步的想法，后来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因而成就了一辈子的事业。

我是1944年到大陆来的。那时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我在日本东京医大毕业后，连典礼都没有参加，毕业证书和医生执照都没有领，就离开了东京，赶紧跑到北平来了。后来听说学校给我寄来了，因为战争没有收到。

我是从东京直接到大陆来的。因为美军的封锁，坐飞机没有，只能坐船。从日本九州到朝鲜釜山先坐一段船，然后从釜山再坐火车，一直到北平来。那时陆路水路都挺危险，我们有个亲戚，坐船回台湾，结果整个船被弄沉了，全船的人都死了。

我离开日本时，美军还没有轰炸东京，好像有一次离得不是很远。那时我住在早稻田大学附近，但是东京当时已经相当困难了，吃不饱，粮食供给都是定量。

我之所以想要到大陆来了，主要是对日本在台湾的统治不满意。当时也受到了一些影响，特别是我哥哥从小对我的影响比较大。我哥哥后来是基隆中学的老师，他的思想比较开放，喜欢历史文学，喜欢鲁迅的书。叶纪东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我哥哥的事情。他是地下党员，还是中共基隆市工委委员，在白色恐怖的时候，他被害了，他也是第一个被杀害的地下党员。我哥哥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我嫂子 100 岁了，现在还活着，她女儿照顾她。上次我去台湾，还见到了她，那时她还能走动。

我是 1922 年生人，到大陆来的时候才 22 岁。我哥哥比我大 3 岁。当时我哥哥也在北平，本来是学习。那时候北平很困难，特别是物价飞涨，从家里面寄钱也很困难。当时台湾人想要到大陆来，也很不容易。毕业以前，我得知有一个同仁会的机构在北平，搞疫苗之类研究的，我就报了名。因为事先联系好了，有证明，所以容易得多。

我 1944 年 9 月到北平，还不到一年，也就是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就投降了。当时形势很复杂，北平处于失序的无政府状态：国民党的军队还没进来；北平周围的八路军挺多。美国军队先进来，控制局面，维持北京的秩序，但不让八路军进来，后来才把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北平。那时候经常传来一些家乡的消息，台湾也很乱，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到了台湾，是陈仪带着从福建过去接收的。其实那时岛内的民众已经开始对国民党不满意了。是回还是留，我们确实讨论过这个事情。但首先思考的是，中国究竟往哪里走，是往东还是往西？大家都很关心，特别是年轻人。后来我们看到了中共地下党的报纸，当时有个进步书店，我们常去看，《论联合政府》我就是在那里看到的，有一些民主人士的材料也看到了。当时我们对共产党不大了解，思想上还是比较崇拜孙中山，希望按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想把新中国建立起来，思想上还是认同国民党的正统，可是现实却很残酷。我哥哥也参加了讨论，他有一句话我还记得，他说中国只



◀ 1956年6月14日，李河民（前排右二）与参加全国十二年科学规划医学组的科学家合影

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他临走的时候说的。他后来跟一些被日本人招来中国打仗的台湾人一起回去了。为什么要回去呢？因为他是长子，父母亲一天天老了，弟妹们还比较小，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对汉文字比较熟悉，普通话说得也好，特别是对历史比较清楚，所以他一定要回去。另外，从他鼓励我到解放区去来看，是不是革命工作需要，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哥哥知道我对日本不满意，他问我：“你愿意不愿意找共产党？”我说：“行，愿意！”他就帮助安排我和一个女同志在北京见了面。那个女同志乔装成一所中学的学生，掩护真实身份。第一次见面，她讲得很坦率，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好，因为我最讨厌说话拐弯抹角。临别，她说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她，并且给我留下了地址，这样我们就认识了。

回来以后，我把经过跟哥哥讲了。还有两个从日本回来的台湾青年，我们一起讨论这事，经过研究，决定到解放区去。我就把这决定告诉了她。在她的安排下，我们约了时间，在前门火车站坐火车，什么都没有带，四个人就出发了。

我们在正定下了火车，车站上都是拿着枪的国民党军人。我们分开出站台，然后一个一个往西走。正定离解放区还有一段路，开始是国民党占领的地方，我们不敢走村子里面，就走乡村的路。走了一大段，到一个村口，有人盘问，那个女地下党员上前说一声，他就不管了，我们走了过去，这才进入解放区。

后来到了一座县城，被日本人破坏得很厉害，几乎整个都烧掉了。我们在那里待了一个礼拜左右，直到有人来接我们，之后我们就奔张家口去了。

开始的时候骑毛驴，走了差不多有30天，后来坐上一辆卡车，又走了十来天，到张家口已经是6月底了。那时张家口已经解放了，地下党城工部的同志负责接待我们。先是在城工部住了两天，不久就和战士一样穿上了军装。他们很优待技术人员，待遇很好。当时实行供给制，我们的生活比一般人强多了。工资是按小米算的，记得我是每个月600斤。我那时候用不完，就放在箱子里，后来从张家口撤走时，我就全还给公家了。因为吃饭也不要钱，要那些粮食做什么？最初还抽烟，买烟抽，后来就不要了，有津贴，足够了。

接下来就分配工作，因为我是学医的，就让我到白求恩医大附属医院。另外两个被分到了华北师范大学，那里主要是从外面来的学生，在那里学习一段时间。他俩一个叫洪学优，后来去了上海；还有一个是林汉章，后来去了厦门，做了一段对台工作。

我就这样参加了革命。在张家口待了不到两个月，傅作义的部队进攻张家口，我们就撤到山沟里去了。没多久，我从白求恩医大调到军区的后方医院第三分院，主要是治疗伤病员，还是整天在河北山沟里面，离张家口比较远。因



▲ 1983年11月，李河民（中）在马尼拉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肝炎疫苗讨论会上担任大会副主席

为当时八路军的力量比较弱，难以跟国民党军队抗衡，所以国民党军队打过来，我们就连夜带着伤病员跑到山里面，跟他们打游击。那么偏远的山里，国民党军队也不敢去。他们走了，我们再回来。

我真正搞起传染病的研究是到了解放区以后。刚去时，我在后方医院当医生。碰到过不少伤病员得了破伤风，因为战士受伤后，容易破伤风，防治破伤风必须有抗毒素才行。当时条件太差，没有药，没有办法治疗，很多战士年纪轻轻就死掉了。我那会儿才二十来岁，年轻，胆子也大，就写了一封信给卫生部长，建议组织力量研究抗毒素，生产疫苗。没想到我的建议后来部长批下来了，领导还表扬了我。成立了一个防疫处，让我去搞研究，专门研究和生产疫苗。我们处长是从延安过来的，带来了一部分人，成了我们处的骨干力量。

要想在解放区艰苦的环境里生产疫苗出来，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开始分离破伤风的细菌，然后培养，后来有人从国统区带来了痘苗的种子，我就把它接种在牛身上，做出了疫苗。当时军队里也流行天花，这些都起了作用。后来石家庄解放了，解放区扩大，晋冀鲁豫和晋察冀根据地合并，成立了华北军区。石家庄正定附近有一个教會的会堂，我们把这个会堂当作疫苗的实验室，搞破伤风的霉素、抗毒素和痘苗的研究，而且人员也增加了。

在北平即将解放的时候，处长带我们几个人到北平准备接管。那是1949年年初，丰台已经解放，我们先到丰台接管了一个军马研究所。当时进攻的策略是把北平和天津切开，让他们断了联系，先和平解放天津，但是看看不行，就把天津给打下来了；同时又围住了北平，争取和平解放。我们在丰台差不多住了一个多月，等着和平谈判，天天听广播，关注和谈进展。2月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2月5日我们乘火车进城。在前门附近待了几天，然后接管位于先农坛的中央卫生研究院北平分院和位于天坛的中央防疫处。我带了一个分队在中央卫生研究院，当联络员。

刚刚在北京参加完开国大典，消息传来，察哈尔北部地区发生了瘟疫，有的整个村子一半的人就死掉了。那时搞不清究竟是什么病，很厉害，来报告了。当时卫生部还没有成立呢，军委的卫生部叫我们这个队派人去调查，我就主动要求去了。当时带了4个人，除了一个年岁较大，另外两个是刚从蒋管区跑出来的十几岁的学生。那里在内蒙和河北交界的地方，因为都是草原，鼠类多，鼠疫闹得很厉害。到那里看了情况，我们就怀疑是肺鼠疫。我们到一个村里面，听说有一个老中医，白天给人看病，晚上就死了，人已经埋了。我们就把尸首